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九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仝校正

蘇門荅剌

蘇門荅剌國古大食國也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目連所居賓童龍國東北近雪山葱嶺皆佛境西北與大秦相鄰爲其屬宋初與占城通貢南又抵

宋淳化四年廣州番長以書招諭舶主蒲希密遂

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曰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尊玄化以慰宿心今則雖届五年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是廣州至今多蒲姓者皆其裔也後與賓童龍國使來朝貢熈寧中其使辛押拖羅請進銀錢助脩廣州城不納後又分部領爲勿斯離瑯琶囉勿跋等國復并名爲須文達那

本朝洪武間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改名蘇門荅剌　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使尹

慶入貢封爲蘇門答剌國王給與印誥　五年嗣
王鎖丹罕阿必鎮遣使阿里入貢時中官鄭和偕
行人奉使西洋諸番賞賜其主貿易珍物統軍二
萬七千餘海船四十過其國其臣蘇幹剌專國欲
弑國主自立怨朝賜不及已領衆數萬邀擊官軍
和與戰敗之蘇幹剌走追至喃浡國幷其妻子獲
之獻於行在論以大逆不道伏誅番夷聞之震慄
　按別誌永樂五年國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
子弱不能復讐其妻發憤令於國曰能復此讐

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翁開之率衆攻殺花面王王妻遂從漁翁永樂七年漁翁王來貢
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故王假子率部衆殺漁翁王其子蘇幹剌率衆奔於啃山時時相侵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和擒假子送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秪千餘家人皆鑿面以故號花面風俗語言類蘇門荅剌其事與此稍異姑附記之

宣德六年其國來進馬賜王錦二段紗羅各四疋絹十三疋妃文綺紗羅有差　九年國王復來貢馬回賜綵段二十表裏以後俱照此例正使賞綵段五表裏并其妻及頭目通事各賞有差　十年請封其子爲王　正統十年天順三年皆來貢

成化二十二年番人馬力麻者爲海商詭稱蘇門荅剌使臣私通販易市舶中官韋眷利其貨不究問之廣東布政使陳選發其奸抵罪自後其國間一朝貢　其俗男女髻繫紅布國主軀幹脩長六

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謂能厭邪四時不生疾疢故民皆畏服焉民網魚為生獨木刻舟朝則張帆出海暮則回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開紅白結椒纍垂番秤一播荷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其瓜茄一種五年結小再種橘柚酸甜之果常花常結有瓜一種皮若荔枝未剖之時甚臭既剖味如酥油香甜可口又産鶴頂錫斗蘇木闊布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萎子大如西瓜重

十餘斤以楞摘之煮海爲鹽釀茭樟子爲酒貨用青白磁器銅鐵爪哇布色絹之屬其西去一晝夜城有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灔海面波激雲騰每至春間群龍交戲於上而遺涎沫洋水則國人駕獨木舟伺龍出沒隨而採之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其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剌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涎其品有三浮水者爲上滲沙次之魚食爲下每香一斤直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

其貢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寶石木准中國銅錢九千文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石青回回青硫黄自滿剌加國順風九晝夜可至其道亦由廣東

錫蘭

錫蘭國古狼牙須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爲界自蘇門荅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山城極西可望見焉番語謂髙山爲錫蘭因名前代不通中國或曰狼牙須梁時通焉

本朝永樂七年中使鄭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國賫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其寺賞賜國主亞烈苦柰兒詔諭之國主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國國主驕倨不恭令子納顏索金寶不與潛謀發兵數萬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覺之擁衆回舟路已阻塞和與其下謀曰賊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軍孤怯無能爲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從兵二千夜半間道銜枚疾走抵城下約聞砲

則奮擊入其城生擒亞烈苦柰兒　九年歸獻闕
下
上命禮部擇其支屬賢者更立之禮部詢於所俘國
人舉耶巴乃那賢　十年遣使賚　詔印往封之
詔曰朕統承
先皇帝鴻業撫馭華夷嘉有萬方同臻至治錫蘭國
亞烈苦柰兒近處海島素蓄禍心毒害下人結怨
鄰境朕嘗遣使詔諭番國至錫蘭其亞烈苦柰兒
敢違天道傲慢弗恭遂生其兇逆謀殺朝使天厭其

惡遁被擒俘朕念國中軍民皆朕赤子命簡賢能
爲之統屬爾耶巴乃那修德好善爲衆所推今特
封爾爲錫蘭國王嗚呼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厚
可以撫衆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鄰爾其欽
承朕命永崇天道無怠無驕曁子孫世享無疆之
福欽哉時群臣皆請誅亞烈苦柰兒
上曰蠻夷禽獸耳不足誅遂赦之亦遣歸時國人立
不剌葛麻巴思剌查爲王詔諭使遜位　十四年
王遣使偕古城爪哇諸國貢馬及犀象方物中官

鄭和等賚勅及錦綺紗羅綵絹等物偕往賜各國
王　宣德八年入貢賜文綺國王十八疋王妃八
疋紗國王與妃各四疋正使副使給賞有差詔使
臣以下自進物俱給與價　正統十年貢珠石寶
石天順三年王卒其子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把
惹遣使貢自後貢使亦間至　其國在大海中有
翠藍山最高大忝天山頂産有青羙藍石黄鴉鶻
石青紅寳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
海旁有珠簾沙或云珠池日映光浮起閃閃射人常以網取螺蚌

傾入池中作㶀淘珠貨之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至赤外嶋嶋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飡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爲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來登此山足躡其迹至今尚存故名佛堂山盤石下有卧佛寺稱爲釋迦佛涅槃眞身側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重象牛假牛糞灰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

罪死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民上裸下纏帨加壓腰去鬚鬢毫留髮奓布纏之女椎髻於後下紫白布飲食不令人見氣候常熱米穀豐足地廣人稠俗富饒亞於爪哇所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其道由廣東至京

蘇祿

蘇祿國與浡泥瑣里相近其國分爲東西別有一洞共三洞王俱不相統屬或云東王爲尊西洞別

洞二王副之

本朝永樂十五年東國王巴都葛叭荅剌西國王巴都葛叭蘇哩別洞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酋長来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國王紗帽金鑲玉帶金蟒衣衾褥器皿鋪陳賜王妃冠服文綺紗羅等物王子女姻戚酋長使女給賞有差詔貨物俱給價免抽分東王歸次德州卒

上遣禮部郎中陳士啓祭以文曰惟王聰慧明達賦性溫厚敬天之道誠事知幾不憚數萬里率其眷

屬及陪臣國人歷涉海道忠順之心可謂至矣茲特厚加賞賚錫以恩誥封以王爵俾爾身家榮顯福爾一國之人近命還國何其嬰疾遽焉殞逝訃音來聞不勝痛悼今特賜爾謚曰恭定仍命爾子承爾王爵率其眷屬囬還於戲死生者人理之常爾享榮祿於生前垂福慶於後嗣身雖死歿而賢德令名昭播後世與天地相為悠久雖死猶生復何憾焉茲用遣人祭以牲醴九泉有知尚克享之

又命有司營葬為文樹碑墓道文曰王者之治天

下一視同仁聲教所被無思不服故曰明王愼德四夷咸服益有不待威而從不假力而致者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統御萬方涞仁厚德薰蒸動徹近者既悅遠者必來莫不歡忻鼓舞於
日月照臨之下猗歟盛哉肆朕纘承大統君主華夷繼志述事惟恐弗逮勞来綏懐毋殫厥心而戎
狄之君蠻夷之長越大小庶邦亦罔不来廷朕悉以禮接之乃者蘇禄國東王巴都嘎叭咨喇邈居
海嶠心慕　朝廷率躬眷屬及其國人航漲海泛

鯨波不憚數萬里之遥執玉帛捧金表來朝京師其恭順之誠愛戴之意藹然見於辭表可謂聰明特達超出等倫者矣朕特加宴賞賜以印章封以王爵送至還國道經德州竟以疾薨實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也訃聞朕不勝悼痛遣官諭祭賜謚恭定仍命有司為營塋事以是年十月三日葬於州城之北命其子都麻合襲爵率其屬而還禮官以喪事告請樹碑垂示於後朕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代天出治

君臣之序立五典之教備內外之分明生人之大倫實在於斯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王慕義而來誠貫金石不謂嬰疾遘殞歿身其忠義不可泯故用紀其實以詔後世於戲人孰無死若王光榮被其國家慶澤流於後人名聲昭於史冊來世而不磨可謂得其所歸矣使其軀屈居海嶠之間一旦殞歿身與名俱滅豈不惜哉王雖薨逝蓋有不隨死而亡者此誠大丈夫矣乃錫之銘曰　覆載之內庶類寔蕃天生聖神主

宰其間禮樂教化達於四夷包含徧覆恩布德施
敬恭玉帛朝於明堂無有遠近山梯海航與自古
昔與今斯同蘇祿之君慕義嚮風携其室家暨其
耄倪泛彼鯨波萬里而至拜舞婀娜列辭攄誠感
恩效順特遣聰明蕃惟賢哲錫賚是加金章赤紱
開國成家秋風載塗浩然長驅神遊逍遙風馬雲
車平原之岡佳城蒼蒼永固厥封千載之藏顯顯
令聞垂於無極後之來者視此貞石
上命留其妃妾及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遣

使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禄國東王

知州甯和蘇禄王墳詩曰花謝紅香颭曲溪藤枝深護小堂低春風細草埋翁仲夜雨空梁落燕泥萬里海天愁思迥百年蘇禄夢魂迷多情惟有芳林鳥不爲凄涼依舊啼

十九年復來貢方物自後亦不常至間一來王云貢道由廣東其俗山涂田瘠間種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煑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布爲業氣候半熱男女短髪纏皂縵其山曰石崎以此爲其産侍障

竹布玳瑁珎珠色可照而圓有至徑寸者蕃其貢梅花腦米腦

竹布綿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蓽茇黃臘番錫

麻剌

麻剌國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

詔諡康靖

按當時之夷没葬於中國者如浡泥蘇禄麻剌

共三人焉非我

朝德威遠被烏能使海外遐酋傾心殞身如此哉

敕瘞閩縣令有司歲時祭之　十三年又遣使獻
麒麟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
至日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
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儒
臣金幼孜瑞應賛曰臣聞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
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麒麟見
又云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其情則麒麟見
又云王者德洞淪宜其化及群動則麒麟見是則麟

之出必聖人在位當天下文明之日固不可以幸
而數致也欽惟
聖天子嗣大歷服法　天圖治勵精宵旰致理萬機
仁聲義聞洽於遠邇德教覃被民物和會四方萬
國靡不歸戴於是　天鑒　聖德昊貺屢臻而十
有七年之間諸福之物紛員充牣史不絕書乃永
樂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剌國以麒麟貢
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國以麒麟貢今年秋
復有曰阿丹國以麒麟貢五六年間麒麟凡三至

京師烜赫昭彰震耀中外誠千萬世之嘉遇而太平之 上瑞也昔者黄帝道隆德盛麟僅出於囿周南雖托諸歌詠而未覩其真降及漢唐廖廖無聞今

聖天子德協重華功高曠古厚澤深仁涵浸無間而玆麟之祥屢見而不已盖 上天以是彰顯

聖德爲王化之大成誠宗社生民萬世無疆之慶也臣忝列禁林日覩嘉禎不勝荣幸用述爲賛以傳之久遠謹拜手稽首以獻賛曰猗歟仁獸異狀奇

形二儀胚腪玄㮰降精龍顱聳拔肉角挺生紫毛
包理龜紋縱横其質濯濯其儀彬彬有趾弗踶惟
仁是遵有角弗觸惟義之循步中規矩音協韶鈞
生草不踐生物不餐四時秉化具鳴弗愆是名麒
麟出應於天待時而至弗後弗先萬里來賓載遊
載馳瑶光燭霄飛雲下垂　重瞳屢顧衆扑以嬉
大開明堂坐以納之於惟我
[illegible]法　天圖治聲教流行東漸西被無幽弗燭無遠
弗暨川匯雲奔稽首奉贄爰集大瑞後先駢臻何

以致之惟　皇之仁惟　皇之仁洽於八埏極天
際地罔不尊親惟　皇謙恭弗自為聖䖍物之珍
協於仁政惟　皇奉天丕　顯大命　聖壽萬年
四方之慶
按是年榜葛剌國獻麒麟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理以惠天下天下既安
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又陜西獻玄兎曹
縣獻騶虞皆禁不賀
聖人不貴異物之盛德猗歟休哉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西傍海國中土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前代無考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海魚乾

本朝永樂初遣使朝貢七年中官鄭和往賜其國酋長感慕 天恩躬獻方物及駝雞儒臣金幼孜作賦曰永樂已亥秋八月旦吉西南之國有以異禽來獻者稽往牒而莫徵考載籍而難辨 皇帝御

奉天門特以頒示群臣莫不引領快覩頓足駭愕以為希世之罕聞中國所未見其為状也駝首鳳喙鶴頸鳧臆蒼距矯攫修尾曾崒雄姿逸能鷙武且力衝不逾咫高可八尺名曰駝雞生彼番國想其質胞火德體孕陽精目含碧而星耀頂凝紫而雲蒸頸凌風以聳拔翼摩空而崢嶸冠峩峩以高翥雁膠膠而振騰豈羽毛之同族寔異状而殊形

感

聖德之遠被將獻琛於 天庭爾其分重譯辭海陬

貯以雕籠載以長舟風馭指以前路川后導以安流鶤鵬相參以迴翔精衛從之而夷猶駭天吳兮走列缺儛蒼螭兮奔素虬嘶晨光於暘谷弄夕景於瀛洲倏忽萬里達於　九重闊步長趨氣凌大空性寔馴狎貌甚雍容昂首拂青雲鼓翼生長風山雞野雉不敢敵青鸞紫鳳同翱翔飡以玄圃之金粟飲以瑤池之瓊漿頓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繄

聖王之宵旰正圖治之未遑法勤勵於湯禹傚至德

於虞唐念司農之作勞異警旦而弗忘敢耽翫於
遠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順序洎民物之阜
昌暢至仁於六合躋四海於壽康斯宸衷之拳切
而
聖心之所望臣目覩於戚矣愧陳詞之弗藏頌
聖壽於萬年同地久而天長自後不常至風俗頗淳
壘石為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少民
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鏇為盤碟碗器之
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壘石為屋有三四層者

其廚廁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兜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妝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為美飾項掛寶石珎珠珊瑚紉為纓絡臂腕腿足皆金銀鐲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錢產有珎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剌梭服絨毯又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駝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長角馬哈獸角長過身貨用金銀青花磁器五色段絹

木香胡椒之屬

佛郎機附

別有番國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或云此喃勃利國之吏名也古有狼徐鬼國分爲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相對其人好食小兒然惟國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

其法以巨鑊煎水成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

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弑其國主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有火者亞三本華人也從役彼國久至南京性頗黠慧時

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導亞三謁

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入四夷館不行跪禮且詐稱滿剌加國使臣朝見欲位諸夷上主事梁焯執問杖之其船住廣州澳口布政使吳廷舉　聞於朝尋檢無會典舊例不行遂退船東莞南頭盖屋樹柵恃火銃以自固每發銃聲如雷潛出買十餘歲

小兒食之每一兒予金錢百（舶夷初至行使金錢後方覺之）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之所食無筭居二三年兒被掠益衆適回回人寫亦虎仙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武大臣亞三與虎仙皆恃彬勢或馳馬於市或享大官之饌於刑部或從乘輿而餕珍膳享於會同館或同僕臣卧起而大臣被誣者皆以桎梏幽囚意頗輕侮朝官焯每以法繩約之二夷人相謂曰大顏可即主事乃顧不可即耶彬聞之謂焯淩雲翼下人員將奏治適

武宗晏駕
皇太后懿旨誅彬又満剌加王訴佛郎機奪國仇殺
於是御史丘道隆何鰲言其悖逆稱雄逐其國王
掠食小兒殘暴慘害遺禍廣人漸不可長宜即驅
逐出境所造垣屋盡行拆毀重加究治工匠及買
賣人等坐以私通外夷之罪詔悉從之誅其首惡
火者亞三等寫亦虎仙同伏誅　命撫按檄備倭官軍逐餘
黨醜類歸去海道憲副汪鋐率兵至猶據險逆戰
以銃擊敗我軍或獻計使善泅者鑿沉其舟乃悉

擒之初佛郎機番船用挾扳長十丈闊三尺兩旁架櫓四十餘枝周圍置銃三十四個船底尖兩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扳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駕櫓多人衆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弾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其銃管用銅鑄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餘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鐵爲之銃弾内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其銃一舉放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

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
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
知造船鑄銃及製火藥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
彼以賣酒米爲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
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
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鋐舉兵驅逐亦用
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嘉靖二年鋐
後爲冢宰奏稱佛郎機兇狠無狀惟恃此銃與此
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禦

虜守城最爲便利請頒其式於各邊製造禦虜
上從之至今邊上頗賴其用
月山叢談云佛郎機與爪哇國用銃形製俱同
但佛郎機銃大爪哇銃小耳國人用之甚精小
可擊雀中國人用之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
一掌一臂銃製須長若短則去不遠孔須圓滑
若有歪邪澀礙則彈發不正惟東莞人造之與
番制同餘造者往往短而無用鋐入宰吏部值
北虜吉囊入寇請頒佛郎機銃於北邊凡城鎮

闕監皆用此以禦寇然鋐奏語頗煩兵部郎中吳縉見而笑之鋐怒黜知銅仁府或戲縉曰君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

仍詔佛郎機人不得進貢并禁各國海商亦不許通市由是番船皆不至競趨福建漳州两廣公私匱乏　嘉靖中巡撫都御史林富上疏曰臣惟巡撫之職莫先於爲民興利而除害凡上有益於
朝廷下有益於生人者利也上有損於　朝廷下有損於生人者害也今以除害爲民并一切之利禁

絕之使軍國無所資且失遠人之心則廣東之廢市舶是也謹按　皇明祖訓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荅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浡泥諸國俱許朝貢惟內帶行商多設譎詐則暫却之其後亦復通又　大明會典內安南滿剌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所以送往來者實欲懋遷有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正德間因佛郎機夷人至廣獷悍不道奏聞於　朝行令驅逐出境自是安南滿剌加諸番舶有司盡行阻

絶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之市井皆蕭然也夫佛郎機素不通中國驅而絶之宜也

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恭順與中國通者朝貢貿易盡阻絶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況市舶官吏公設於廣東者又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 國家成憲果安在哉以臣籌度中國之利鹽鐵為大有司取辦仡仡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不克舊規至廣番舶除貢物外抽解私貨俱有

則例足供　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貨抽分
解京之外悉充軍餉今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
藉此足以充羡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廣
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
雖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擾於民計所不免查得
舊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銀兩
數萬此其為利之大者三也貨物舊例有司擇其
良者如價給直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
貨即得握椒展轉貿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

良以此耳此其爲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旣有
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者也非所謂開利孔而爲民罪梯也議者若
慮外夷闖境爲害則臣又思之暹羅眞臘八生等
國皆洪武初入貢方物臣服至今浡泥諸國皆來
樂中來朝沒齒感德者而占城則成化間被篡繼
絶蒙恩者焉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
年來未有敢爲盜寇者見今番舶之在濠𨵿亦未
聞其小有驚動則是不敢肆侮爲害亦章章明矣

況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歡心乎請勅廣東福建
海道憲臣及備倭都指揮於廣州洋澳要害諸處
及東莞縣南頭等地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番船
之來私自行商者盡皆逐去其有朝貢表文出於
祖訓會典所載衆國咨調得真許往廣州洋澳駐歇
其
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郎機者即驅出境敢有抗
拒不服督發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哈番賊必誅
權要之私通與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重禁稍

有蹤覆官軍必罪如此則不惟一方之利復與所謂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庶我中國懷柔有方公私兩便矣奏下從其言於是番舶復至廣州今市舶革去中官舶至澳遣各府佐縣正之有廉幹者往抽分貨物提舉司官吏亦無所預然雖禁通佛郎機往來其黨類更附諸番舶雜至爲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晳廣人能辨識之遊魚洲快艇多掠小口往賣之所在惡少與市爲黠儈者日繁有徒甚至官軍買客亦與交通云

按象人而用孔子惡之況買人食之乎甚哉虎狼之不若也佛郎機所以不載於前世諸書者固因其荒僻而或畧亦疾其不仁而痛絕耳今附錄之凡以爲後事之鑒也又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議者多謂廣東福建浙江海濱貢道之處皆建市舶提舉司廣東因佛郎機之擾於時番舶暫行禁止迨後林富請禁即復通而近

日召倭奴叛寇王直亦以互市要國家當事諸公或可或否迄無定議是不然廣東所至賈胡皆安南以下屬夷非侵犯中國者有利而無害故可受之與通互市浙江所至賈胡僅倭奴一種部落耳民之讐而國之賊有害無利者宜援

祖訓爲例絕不與通以佛郎機之人待之足矣夫朝貢且不可許況可容其互市耶別聞前代波斯

國賈胡能識寶氣史冊多載

本朝獨不見通貢豈其地并於他國以至絕滅無聞

耶不然何使跡之廖廖也　別誌載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墓見棺餘朘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欄凝睇盖此女有愛山水僻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固志一動氣理或有之而波斯乃能識之於未形之前此類甚多畧舉以見

雲南百夷附

雲南百夷乃徼外荒僻之部落也初戰國時莊蹻王滇池漢武帝開益州治滇池即今雲南諸郡地諸葛亮定南中四郡亦在此然未嘗涉其境唐宋爲蒙氏叚氏所據至元始以雲南等路如內地設官而其土酋所轄不可以漢法治則仍其俗羈縻之近西南海上如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地其先土酋有妻八統謂之百夷百各領一縣故名

本朝洪武十四年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

平侯沐英率兵討雲南悉平分兵四出取諸蠻寨未服者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降諸夷悉平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濮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罇酒遠不能久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於是百夷皆請內附以次入貢因而受職令其地爲府者二曰孟定曰孟艮爲州者四曰鎮康曰灣甸曰大侯

曰威遠宣慰司六曰車里曰木邦曰孟養曰緬甸曰八百大甸曰老撾宣撫司三曰南甸曰干崖曰隴川舊為麓川平緬長官司二曰鈕兀曰芒市多有自古不通中國者其內老撾最遠西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凡諸聚落至布政司無里數但以程計而已

二十一年麓川復叛擧衆號三十萬寇楚雄至定遠勢甚張沐英自將精銳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鼓敗之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

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下令曰破賊之術宜多置火礮及神機箭銃分將士作三行象近則前行之礮箭俱發象不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復繼之使銃礮不絕象必驚走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旦賊悉驅百象來戰象背設甲負戰楼若欄楯然英申令諸將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賞退而衂者全隊悉戮於是將士皷勇而進陣交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雷擊山谷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左師小却

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三軍大呼殺入不移時斬首三萬餘級俘賊衆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黨走死山谷中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自是諸蠻懾服歲入貢已而賊部曲靖普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戎酋數叛傅友德率兵討定之脅從者悉諭歸業　二十八年越州夷龍海子阿資據龍窩叛朝廷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西平侯沐春英之子襲鎮雲南請討

之衆以爲難春曰歷歲不獲此從者彼恃其地多險阻且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悉調土酋從征仍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多置營堡相掎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徇百夷震恐　先是

上遣福建右叅政王鈍持飭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阻[illegible]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司庫中（鈍故元進士後陞浙江布政）二十九年麓川宣慰思倫發以

兵侵緬甸緬甸遣使訴於朝
上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齎詔往諭緬甸請和緬人
既聽命遂齎詔諭思倫發詔曰道里遠險山川阻
脩風俗殊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勸使者陟險
遠越瘴鄉衝烟突霧晨進昏止藏風霜而至中夏
可謂難矣古人云誠信君子將有事於遠雖千里
之外神交而自通今萬里之外爾能勸使遠脩其
好美絕古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有意恨不即
一言而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業黎民於變也兩國

之民居處各分雖存關市之譏是其利也其或急爭不已天將昭臨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勑至爾其審之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思聰古訓二人畢事將還適其部屬刁幹孟叛思倫發二人便宜諭以　朝廷威德叛者退思倫發欲倚二人服其下強留之以象馬金寶爲饋二人爲書諭却之曰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與孝子順孫耳宜送使者還朝不復侵擾鄰境則可明爾畏敬君上之心焉思倫發大

喜邀二人設餞爲樂率其部屬送出境二人還具
奏其事并獻其所著百夷傳傳中凡山川土俗人
物風氣悉備
上覽之大悅以其奉使稱職各賜襲衣　三十年刁
斡孟逐思倫發據其境思倫發奔至京師
上憫之命西平侯沐春左軍都督何福徐凱率雲南
四川諸衛軍往討之且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
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然臣爲亂勢不自保
奔走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强不可得也朕今

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日心腹之人至國中諭爾還之意以觀國中之向背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遠幹已附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刁幹孟叐逆之威日消腹心之臣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数日而待矣若輕易而進吾恐刁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爲敵則爾之疆土終非爾有也既而遣思倫發還麓川勅諭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毋盖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善

治民者必求夫民情焉今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方而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為下人之所不容而歸於我朕思爾父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戚而來又而不歸則境土非有失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不可不正已遣將問罪刁幹孟故命爾還舊邦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鈔五百錠以遣之　又勅西平侯沐春曰思倫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雲南且令止怒江遣人往諭刁幹孟毋不臣必歸爾主

如其不從則聲其罪以討之是時刀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致討乃先遣人至西平侯沐春所入貢言先曾遣使進方物求受土官職事爲大甸刀的弄阻於途弗克上聞頗爲達奏春許之後思倫發入國刀幹孟同別爲土官以治　建文二年八百媳婦國入貢老撾亦貢永樂初麓川緬甸忿爭作亂雲南按察僉事周彥奇名正吉水人初爲訓導聞之匹馬深入宣布國威皆俛首解去緬人遣使入貢

金幼孜緬人入貢應制詩曰聖主龍飛開泰運

殊方效貢慶昌辰九天宮闕風雲會一統山河
雨露新重驛未誇來白雉在郊先喜集祥麟幸
逢四海爲家日願祝皇圖億萬春
初其地止設五宣慰司車里木邦孟養緬甸八百大甸及孟定南
甸芒市三府後白檛家生夷酋偹方物入貢置老
檛宣慰四司四年孟指生夷酋來附詔置孟艮府
以𤀹爲守爲遣中使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齎詔
往諭百夷諸生部落於是大古剌小古剌及其鄰
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

播等處皆遣人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在西南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之詔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賚誥印勅符往賜之一統志會典俱不載盖以其遠小之極不能復通貢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煃弟也日煃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日㬉立亦止二年子晛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

擅作威福晛稍欲抑損季犛弒之而立晛之子顒
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後皆其逆
黨顒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弒顒而立顒子㝯蒙然
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弒陳氏宗族并㝯
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為大虞
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簒
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
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
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采拾

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
稍間行艱難跋踄以避老檛然時老檛多事不暇
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
且偷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忻忭有所依歸又以
抱疾積久至於今年始獲躬覩天顏伏念先臣受
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
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弒逆遂成篡奪陳氏

宗屬横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
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
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刼占城欲使
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
衡上國暴征横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
陳之祖宗世尚寛厚今國人嗷嗷傾見思憶陛下
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
民興滅繼絶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
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詳具安南傳中其陳氏抑

繼名次此與本傳所載稍異故錄以俟考　九年車里土官刀暹答侵

威遠州地虜其知州以歸西平侯沐晟請發兵討

之晟英之次子春卒晟替襲

上以兵易動難安命遣人往諭刀暹答悔懼還所虜

知州及威遠州地入貢方物謝罪　十二年降南

甸府為州　宣德七年也兀生夷酋來附詔置鈕

兀長官司八百大甸土官刀之雅入貢方物訴波

勒蠻常以兵來殺人掠貨請發兵討之　廷議以

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又未嘗歸化豈能勞

中國之人爲之遠役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者
乃降勅諭令惇睦鄰好保境衛民　正統三年麓
川宣慰思任發作亂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四年
朝廷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不從命黔國公沐晟
討之晟遣都督方政與其弟昂等以偏師先進百
繼其後政夜渡江襲賊營乘勝獨進遇伏與戰而
死晟旋師至楚雄瘴卒子斌襲封是時中官王振
方用事欲收朝權主議滅麓川兵部尚書王驥阿
其意請復征之　六年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

軍總兵驥往督軍務以中官吉祥監其軍大發兵
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
太僕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
行陛辭賜蕡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侍
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
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
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
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
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荒之不爲

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于振不從貴等至雲南分兵三道徑抵上江一日攢擲江賊砦所在也會大風驥命縱火焚其柵因督衆力戰敗之驥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陰賊死者十餘萬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時思任發奔緬甸未幾復出爲寇驥貴乃

再督師徃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
懸思任發不遣廷議請益兵羣臣皆不敢言侍講
劉球又上疏曰臣聞王者之師不逞忿於一快必
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今者中外大
臣請益兵十二萬屯於雲南邊境俟思任發來降
乃罷否則進兵臣竊以爲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
全之慮也何者大兵兩蹴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
者葢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塗險塞又有瘴毒
之患爲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

而至彼飲食不充勞困不堪水土不習疾病荐生又驟與敵遇故未及交鋒而剛猛敢鬬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將帥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欲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皆兵法所忌者况彼以逸待勞窺測我形勢得便則出抗官軍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哉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為不可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灾其

為患也如此況可輕動以嘗之乎若梟露十二萬
之衆於萬里之外而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嘗
寇也又兵法曰千里餽粮士有饑色是言粮餉不
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
石然猶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
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臣謂徒欲逞忿而
非萬全之慮臣聞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
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棄尉佗寇邊之怨
先帝亦釋黎利叛逆之罪率用是道臣竊以爲麓川

本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非國之耻何足與較勝負哉置之度外不爲失也必欲懲之宜忍一决之忿務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吏舉行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在之衆或益以附近兵萬餘分屯緣邊地厚其糧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俟寇出沒徐加剿捕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俟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

官使明知

聖意欲暫悉兵休民將圖後効是雖不能速於成功

亦必不致敗事不從既而進兵攻緬甸破之思任

發復遁俘其妻子以還加驥貴歲祿各三百石

按劉球上言十事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

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

為禮德清銜之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

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球又以災

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

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大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幷逮球下獄郎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為襯歸瘞小校

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隣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乆不至甚訝之一日來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頗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似爲球所憑云球二子長鈇次釪皆好

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發毋絶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爲翰林學士謚忠愍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釪即舉是秋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登進士鈇仕至叅政釪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愚謂天報忠直固其胤嗣之多賢而琉球之所以取禍實由於止討任發之二疏也故詳錄之

如此

八年陞南甸州為宣撫司　九年陞干崖長官司

為宣慰司降芒施府為芒市長官司　十三年思

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據孟養山砦為患

上復命王驥總兵都督宫聚副總兵張凱田禮調土

漢夷兵十三萬往征之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

我師驥作浮橋渡兵破之賊斂衆據鬼哭山芒崖

山等砦皆攻拔之斬獲無筭二孽竟失所在疑死

於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孟養去麓

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渡此真天威也

按清寃志載田禮字思敬田蒿人廕父欽保定中衛指揮僉事幼有大志既長以名節自期練達老成諳曉兵法同王驥討孟養生擒其子思機發則思機發又是被擒者此言死於亂兵何也

先是侯璡以征思任發功陞兵部侍郎鎮守雲南時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

中食且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攻破城千勝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晉定卒時麓川之役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王驥與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

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虽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又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驥與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殘餘乃解

按自王振盜權逞忿王驥阿意興師三窮賊巢殺無辜民數十萬於是苗獠乘虛倡於貴州張軏敗走而東路閉閡矣鄧茂七起於福建葉宗

留起於處州陳韶敗死而東南騷動矣兵連禍
結致有統纂師潰之變驩之罪大哉卒中劉球
捨近圖遠之料此與唐天寶之盛用師南詔而
忽范陽何以異乎識者謂此舉乃世代盛衰之
一機詎不信夫
先是麓川破革宣慰司以其地散屬隣部十一年
詔建隴川宣撫司於隴把　成化初
上遣霑益州知州桂經往八百媳婦國市阿魏
按桂經池州人自少以忠孝自負由應例授滇

閫都事奉命疆理邊徼盡復侵地功陞霑益州
知州充正使如八百媳婦國已而經以誣革職
奏辨準知州致仕後值土舍安賊反所司擇經
往諭招撫經哨牧羊營賊兵突至死之當道覓
尸資送還鄉賊平上功命錄其子未果應
雲南思疊土酋糾百夷梗化守臣上議請討倪岳
疏謂今中外民疲財盡災異屢見何以用兵廷議
又欲遣京朝官往諭岳曰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
餘今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必輕中國

且京朝官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若姑遣藩臣有
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則再議用兵未晚
也於是從之思疊聽命　十三年雲南鎮守太監
遣人往百夷求得黃鸚鵡邀巡撫雲南都御史王
恕進獻恕疏曰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袱苫
盖黃鸚歌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
輅奏蒙准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禽誠恐近日
別有勅旨轉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
布按三司將爲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

為其所惑臣不得不明言之能在雲南逝年差官
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
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投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
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不祥鸚歌本綠羽而今
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於此故違詔旨遠取徼
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以息人心稍安若
容進此物獎端復開伏望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
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王恕又疏奏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囬中

一舉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戸宋鑑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間忽百戸汪清齎捧駕帖與鍾蕃等臣切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偽也今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况錢能等交通外國攪擾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本邦等處節有細番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

重輕於其間哉
上下所司究之
金文靖公黃鸚鵡賦曰繄羽毛之爲類紛總總
其莫量何鸚鵡之獨異禀姿態之非常既弗白
以弗綠亦匪玄而匪蒼秉純黃之正色乃毓德
於中央戊已儲精坤元孕淑肌一色以裁栢體
渾全而染菊邇其身遊南詔迹遠隴西映日光
絢含風翅低鄙昂藏之文鵠陋睍睆之黃鸝訾
永托於遐壤甘獨處而弗移何邊閫於守將遂

遠辭於山靈馳萬里以遠涉瞻九重而獨登拔此則永樂中曾有是舉之貢豈百夷土產常有不為難得耶

嘉靖初芒部弗靖百夷亦蠢動貴州巡撫楊一渶疏曰照得土官衙門俱世受國恩承襲官爵各隨土俗結為婚姻故有貴州土官而結親雲南者亦有廣西土官而結親貴州者但其間輒因親戚遂成黨比各借兵讐殺以為當然如芒部爭官則借兵於烏撒凱里相戰則借兵於水西蒙政殺子則

借兵於南冊今會同巡按貴州御史劉廷簠議得
朝廷之法不可不嚴不嚴則人無所懲土官善惡
不可以不知不知則人無所畏今土官恩襲既皆
出於朝廷而在官善惡又得考於撫按借兵之初
不能防其微而讐殺之後可得以紀其罪乞勅通
行天下土官衙門各宜遵守法度再不得借兵讐
殺議行之後有再犯者許令撫按衙門紀過在官
以註其罪若頭目寨長營長私借兵與人者問擬
死罪土官問擬鈐束不嚴合無撫按衙門仍造冊送

部以備查考凡土官終身之日子孫告替赴部者
若查冊內有借讐殺者即行停襲以爲衆戒若因
借兵讐殺致成大患者撫按官臨時議奏另行如
此庶王法得行土官知畏而邊患或息矣
上從之初雲南永昌軍民府知府嚴時泰奏稱騰衝
地方土官不職甚爲民患要將騰衝司仍舊開立
州治及要將知州州判吏目等官銓選鄰邦可用
之人或推陞本省見任之職
上從其言以騰越州屬永昌軍民府管

轄至是騰衝軍民指揮使司委官千戶曹輔齎捧

紅牌底簿勘合前往付緬甸宣慰司被迤西（即孟養宣

慰司也）叉叉賊種思凱攻殺緬甸奪去戛賽等二十

四處地方又與木邦宣慰司糾合將隴川衙門殺

搶一空（木邦宣慰名罕烈）木邦又統兵前往孟璉（長官司也）讐

殺（孟璉長官司土舍名刁派蘭）緬甸乃差通事蔣鵬往隨曹輔

至雲南迤緬書詣於黔國公處告稱正統年間麓川

叉賊思任發殺搶騰衝金齒地方我祖公那雅補

邸及子孟密安撫司祖公思歪法同王尚書領兵進

過迤西金沙江去將思任發殺取首級思機發解
京處死今被賊種思凱挾恨前讐謪領夷兵象馬
渡金沙江攻殺緬甸我宣慰父子奔徃孟密安撫
司地方有安撫思真領衆頭目護送回還又被迤
西反賊糾同木邦將我宣慰正身殺死虜其子去
爲奴印信勅書紅牌金字勘合底簿殺搶一空等
情又孟密安撫司（安撫名思真）亦迤緬書告稱我係是
有功思歪法孫今被木邦宣慰罕烈及迤西反賊
讐害緬甸要壞我宣撫司地方迤西直下麓川原

祖下營處坐等情又木邦宣慰罕列差陶猛陶猛如中國巡檢之稱賫文解送差發銀四百五十兩進貢牙象二隻象牙八根上綿孔雀尾三扛并送緬書內稱我祖罕落法襲做宣慰司官有孟密思真不時調軍殺害將孟乃等二十七處并隴川十三處地方占食不肯遵諭吐出等情又隴川宣撫司奏稱其舍多鯨謀奪伊兄官職招致木邦罕列賛成邪謀擅行攻伐將士舍多鯤隴川人民殺虜并將衙門印信勅書燬奪官倉米谷為其盜掠殆盡罷襲舊

罕遭其猛戕無辜等情黔公國沐紹勛見各夷互
仇上疏曰查得弘治十二年孟養思六侵奪蠻莫
等處占據不退乃備象馬方物進貢兵部議照孟
養思六奪占孟密地方不聽撫退却備方物進貢
宜乎因此阻留責令退地等因題准阻回外今孟
養與木邦交通殺害緬甸故孟密來告今木邦罕
烈又告被孟密殺奪尚無休息君非撫勘終涉不
明照得孟養緬甸木邦孟密之地係爲極邊瘴毒
之鄉一或交兵必至屢年之久今緬甸孟密互相

侵奪諸司會議必於撫勘明白然後施行一面宣
布朝廷恩威殺伐利害會給大字榜文撫諭孟養
等夷酋宜速改過自新將殺虜諸夷之人財占奪
諸夷之地方照數逐一吐退陪償一面行仰雲南
都布按三司掌印并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將木邦
進貢暫且阻留以聽撫處嚴行各夷附近大小土
官衙門整束兵粮各守緊關隘口預為堤備仍嚴
督委官知府嚴時泰等從長撫勘查處明白另行
奏請定奪

乃賜勑沐紹勳曰該部議稱孟養緬甸木邦孟密
之地最爲極邊爭忿讐殺變詐無常且孟養遠交
木邦緬甸依庇孟密事必有由詭亦難測今緬甸
既告被孟養之殺害而木邦又告被孟密之侵奪
必須從長議處等因勑至爾等須公同計議選委
都布按三司廉能都指揮守巡兵備等官督原委
人員親詣適中地方撫拘孟養孚烈等官并通事
頭目人役諭以朝廷恩威殺伐利害務在多方開
悟令其改過自新果有奪占地土虜掠人財俱令

吐退陪償各歸其主撫諭之後各保疆土毋相侵
犯果能去逆效順方許進貢如或執迷生拗不聽
撫處嚴行附近大小土官衙門整搠兵粮固守隘
口聽調征剿仍公同議處停當星馳奏來定奪不
許縱惡長姦釀成邊患亦不許邀功生事妄啓兵
端爾其欽承之故勑沐紹勛乃集鎮守太監杜唐
前巡撫沈教議定行委永昌知府嚴時泰雲南後
衛指揮馮鳴鳳千崖宣撫刀怕落等往孟養大理
通判周浩楚雄衛指揮張淮往木邦及隴川永昌

通判殷相求昌衛指揮樊泰等往孟密各撫諭土
官等并通事頭目人役到官勘處　一初孟養思倫
與木邦罕烈結親相倚思倫以思真先年掘空木
邦祖宗故塚欲與報讐乃令陶猛怕歡攻殺思真
又糾木邦攻殺緬甸緬甸應襲土舍莽啓歲幼弱
思倫乃搶奪印信金牌與猛別名紮土舍莽卜信管
理占奪阿瓦等處地方至是嚴時泰等至孟養勘
撫思倫自頗忠順朝廷備納贖罪土銀一千兩牙
象二隻大小象牙二十根時泰納之思倫令莽卜

信將印信并景泰弘治元年金牌信符文出驗收
時泰追要各年金牌底簿勘合回稱混失燒毀無
存思倫又將莽啓歲送出聽候安插莽啓歲仍要
爭管印信地方時泰亦審得莽啓歲應襲緬甸官
職但本舍年幼孱弱無以自立若將本司印信與
伊掌管恐遭謀害以此有碍安插　初孟定土知
府刁門幹以有從征麓川之功償與孟定府地管
食傳至其孫土舍罕忽被罕烈攻奪去投孟密思
真罕忽罕衎之子思真益強將木邦蠻莫十三處地方占

奪至是殷相等至孟容勘撫思真將孟定投住[illegible]

忽發出聽候安插領退蠻昔六十三處地順從開設

衙門又有猛乃等處地原係罕烈所管後因罕烈

調各陶猛不從欲謀殺害陶猛別閣等亦將地投

住孟容今思真亦領退還罕烈相等議照蠻只十

三處地方係各夷酋歷年讐殺爭競之地蠻莫地

方亦寬係通迤西孟養之襟喉其夷民棲住各約

五六千家者有之或三四千家者有之欲議令孟

容原管前地每歲加徵差發銀一千兩則孟養木

邪亦願輸納彼此不忿欲照弘治十五年事例令
騰衝司選撥官軍戍守三年一換彼時軍士患瘴
亦似不便後奉勘合將蠻莫議還木邪官軍掣回
仍被孟密侵占迄今三十餘年爭奪不已亦未盡
善合無出榜省諭金齒騰衝等處流寓漢民招募
五百者授以試百夫長一千名者授以實授百夫
長二千名授以副千夫長三千名授以正千夫長
就於蠻莫猛冊二處設立一衙門請名鑄印就令
正千夫長掌管右係孟養木邪孟密三處夷人首

令各仰本土　初隴川宣撫妻姜氏妾劉氏姜氏生多鯉應襲又生女嫁木邦罕烈爲妻劉氏生多鯨鯨謀奪鯉職令劉氏將印信先匿多鯨何劉氏逼取印信不與殺之木邦罕烈爲妻母與鯨報讐攻殺多鯉及伊母姜氏燒毀倉粮一萬九千石又搶去勅書金牌付多鯨管理其下通把人等不服赴撫按告保多鯉之子多舊爲主并推祖母放氏協管地方罕烈忿恨領兵又將多舊罕放氏等殺害有巡檢姜誠姜氏之兄也　具奏命官撫理追取印

信多鯨不從又將姜誠殺死奪其原管地方與多
鯨占住罕烈又往殺奪孟璉刁派簡地撫按追將
緬甸印信行委金齒司千户潘昂騰衝司指揮劉
嵩接管至是周昆等并行勘撫罕烈乃將象二隻
牙六根牛六十隻金銀壺臺盞各二副贖殺隴川
之罪倉糧着多鯨賠償又將象二隻金銀壺臺盞
各二副贖殺孟璉之罪昆等又責令多鯨將所占
姜誠原地退還誠子姜華管食又多鯉有弟名多
鰥有子多忝昆等又令多鯨將占食多忝原管地

方退還多糸及查多糸果否多鯉親子可立爲後多糸乃聽多鰍之謀避居痛定地方不肯出見而羅昆等乃議稱隴川宣撫司衙門新設在地名戛隴土城其舊基尚存平川甚是廣闊西南相接孟密東南相接木邦東相接芒市西北相接南甸實爲緊關要地因被木邦殘破止存空城相應建設一守禦千戶所控制多鯨罕烈捍衛多鰍多糸但本地方煙瘴甚大春冬軍民稍可存住夏秋酷熱難以棲止查得指揮劉嵩在彼署印年久合無就

令本官不避煙瘴督率原撥防守旗軍七十四名
餘丁二十六名共一百名移入憂隴舊城住劄各
軍應該月糧口粮照舊關支空閑田地自行種食
一面省令多鱖多恭等先差手下陶猛前來招集
夷民以夷治夷庶可安妥
按孟養諸事情皆據勘官至彼土酋自陳其讐
爭之由及輸服之態如此其間各執一說多係
飾罪之辭未必盡爲得實也
既而巖時泰周昆殷相等將勘過事情還省由報

於是分守參政王汝舟分巡副使唐胄兵備僉事郭欽都指揮胡章等會議得各酋讐殺等情委官勘報俱各詐悉雖非兩造具備之聽亦非一已臆度之言中間事出真實者皆有因由詞不輸服者俱難窮究況頑夷同於禽獸吞噬不足深責惟多鯨鯢毋殺兄情惡顯著乞行議處多參避居痛定勢難安插合候再圖罕烈思倫知罪納贖似應由宥用慰夷心及議得蠻莫十三處地方內蠻莫猛毋水路通會地土寬廣乃諸夷必爭之地原隸木

邦管轄後孟密占據曾撫令退出差委百戶丘成
等督軍戍守甫及二年續奉勘合仍歸木邦罕烈
力不能守借那迤西因起孟密之爭遂延數年之
禍今既退還官相應從宜計處添撥官軍防守既
該委官殷相田稱不便惟有招軍一事殷相等報
稱可行合無於蠻莫猛毋二處各設一衙門請名
鑄印分管附近猛外猛掌等寨俱隸騰越州統束
及如本官所據招軍名數許為轉奏授以官職出
給告示張掛曉諭上任流住本省外省漢人除木

邦孟密孟養夷民外其餘不拘夷漢俱聽招募待
應募有人冊報至日再加詳議然後施行再議得
隴川曼隴地方雖據委官周昆等勘稱實爲緊關
要地相應建設一衛以控制多鯨罕烈捍衛多緬
多參又稱本地瘴煙甚大若無難居欲令指揮劉
嵩率領防守竊恐防守日久姦生事寢不無又貽
邊方之患近據騰衝衛所千百戶鎮撫孟鎮張准等
呈稱各職父祖征調功陞相繼襲任今隴川地方
欲設守禦千戶所各官有願改調者各願樂從去

彼操守然隴川設衛雖有千百戶孟鎮等頗去操
守尚缺旗軍充實行伍合無亦照通判殷相所議
招軍授職添設千百夫長列銜百戶之下協同守
禦又訪得南牙關坐落南牙山頂東通隴川西通
孟養南通孟密北通千崖東南通木邦係緊關隘
口山勢高峻天氣寒冷瘴癘頗少人可久居見有
南甸夷人守把擬致仕序班管銓稟請開設衛所
用杜遠夷交通情弊通判殷相亦稱相應建設巡
檢司光衙門設在夷方則漢人不宜選用合無於

縢衝所土官百戸內銓選一員掌管司事就將本
山附近寨分土民選僉一百名充爲弓兵常川巡
守遇有東情星飛具報又照孟乃七處地方通判
啟相等勘稱存係木邦故擺彼處陶猛別閣等因
罕烈欲報不聽調遣之忿叛歸思真以致節年讐
害不已今既退出應給本主但前項地方接連孟
密相距木邦窵遠而七處陶猛結姻思真素與罕
烈唊離先曾撫順尋復叛去合無寫牌省諭木邦
罕烈地土歸伊之後𡚒其舊怨勿再欺凌致又擕

二果肯依聽方可給還儻若本酋自知已力管顧
不周願退屬官再行別議仍省諭孟密思真毋致
設謀誘引附已不許容留在彼占住及省諭孟乃
陶猛別閭等聽受木邦約束照舊納當差發毋懷
反側自惹諸夷取具罕烈思真別閭等重甘結狀
回報然後將地挈還罕烈庶乎可保無虞又照緬
甸印信已該宣撫刁怕落追出還官金牌止得景
泰元年二面其餘年分并勘合底簿俱稱燒失無
憑挨尋況遭兵火之餘恐無俱存之理但退出印

牌憑合給管奔卜信近始知名真僞莫辨恭啓歳
性禀庸懦棄廝莫前合無暫將牌印勅書俱收永
昌府庫姑待詢訪緬甸二孽孰係的派應襲官慰
官職取具管下目把人等不扶結狀及孟密孟養
不致殺害甘結至日然後畀之似為穩當又據木
邦罕列呈遞緬書禀稱孟定原不做府賞與伊祖
罕蓋管食郎其久隷木邦之跡足為給賞罕蓋之
徵地土既已錫人府名亦應裁革今罕列見得本
道信牌寫有府字慮恐別設衙門雖諭以不設衙

門之意恐仍執迷弗肯聽信合無備查會議将宇
應否革去及委官伴送罕忽歸還孟定管食地方
取具各夷漢緬文書結狀呈繳沐紹勛紹勛乃會
同杜唐沈教及巡撫歐陽重以夷情重務仍行三
司會議於是布政使呂經按察使徐瓚都指揮方
仲議曰臣等會勘得雲南邊徼西至金沙江而極
木邦緬甸皆爲宣慰司隴川爲宣撫司孟密爲安
撫司孟連爲長官司孟定爲府此我
祖宗列聖先後所設土官衙門以爲雲南藩衛各置

其長以食其土連亘不知幾千餘里列於金沙江之迤東麓川初設本爲宣慰司其地亦在江東正統年間酋長思任發思機發叛逆靖遠伯王驥征之逃死過江據險孟養附緬甸宣慰先取思任發之首獻捷於軍後又執思機發械送京師遂革麓川宣慰司改設前隴川宣撫司衙門餘孽遂居孟養自食其土是爲金沙江之迤西時則不使復還誓以江乾石爛方許過江後因孟密佔𢈔木邦蠻莫等處地方叅將盧和劄取孟養思六調兵過江

而東挾撫孟密思六遂假進貢求食此土勘有前
愆仍令掣兵渡江西還伏蒙朝廷降勅嘉其納貢
賞其退地然自是過江以來與木邦連和聲勢相
倚囂無肆暴兩無所忌正德五年木邦罕烈屠隴
川宣撫司城而土舍多鯉子母祖母母舅夷民皆
罹其害官粮盡被費耗衙門鞠為荒野宣撫印信
金牌勘合皆入其手雖稱罕烈功妻弟多鯨之謀
奪官職而孟養賊酋思凱難保其不謀復於故地
一 嘉靖四年思凱已故木邦罕烈寵酋孟養思

說伊有上司殺牌一道起兵相伴去取地方思倫
遂令怕歡起夷兵象馬過江將緬甸宣慰殺死妻
子虜掠燒燬衙門奪去宣慰思印信進攻孟密持
以歲月雖稱緬甸族屬猛別莽卜信助兵接渡而
賊孽思倫於其祖之讐盖嘗陰圖於報復節一及罕
烈將孟定府攻殺土舍罕忽逐居孟密而且明言
於官欲革其府名又將孟璉長官司攻殺土舍刀
派蘭避其雲害而遂占奪其土地節一是木邦罕烈
爲罪之首孟養思凱思倫爲罪之從隴川多鯨罪

不容誅仰惟宸謨廟筭明見萬里臣等欽遵嚴行附近大小土官衙門整束兵粮固守隘口聽調征勦兵法先聲自足奪人由是兩雄喪魄各還本土而後委官往撫倪首聽從木邦罕烈則自伏殺隴川殺孟璉之罪而以金銀器皿牙象獻作贖刑其於殺害緬甸則推之孟養所奪隴川宣撫司印信則先經委官取出行委指揮署掌所取孟密蠻莫等處地方則云今係思真管食我先巳有退狀所占孟定府地方則吐退以還罕忽所占孟璉長官

司地方則吐退以還刁派蘭若知已之有罪而求以免其罪者一郎孟養思倫則自認過江與孟密思真讐殺之情而以土銀牙象納作贖罪其於殺害緬甸則推之猛別莽卜信原奪緬甸宣慰司印信金牌等項則云差人與莽卜信取出原占緬甸阿瓦補答等處地方則退兵棄去見係緬甸陶猛住守詰以殺死罕怱父罕柯則云係思真妄捏責以盟誓不致過江則云思真不來侵我我亦遵守不過江若畏已之有罪而圖以掩其罪者一郎隴川逆

舍多鯨則納銀一千兩以償原燒倉粮及將原占
多鯉之子多怒并多鱖姜誠等岡寨田地俱各退
還但其殺兄殺祖毋嫡毋雖叨雪出於木邦罕烈
而罪坐所由終無以自贖者一節孟密土舍思眞則
以原館木邦蠻莫等處地方退出還官及將投住
避害孟定土舍罕忽隴川土舍多參多鱖緬甸土
舍莽啓歲俱送出官安挿雖稱占恡蠻莫等處然
以木邦遠不能管思眞父子相仍管之罪若差薄
而不必深責之者一節臣等復惟古之王者不治夷

狄叛則示之以威來則懷之以恩我國家設列土
官以夷治夷逆則動兵勦之順則從宜撫之其撚
一也槩照孟養賊孽思倫木邦宣慰司罕烈隴川
逆舍多鯨論罪固當就戮治夷則難盡法況思倫
畏威効順似宜准贖罕烈服罪貢物似應容納多鯨禽
獸奚擇似不足責合無恩施曠蕩咸與宥免木邦
所備方物許其赴京進貢仍照先年事例降勅二
道一道戒飭孟養思倫念乃祖思六納貢退地姑
免其罪令其遵守明盟枉[illegible]占食迤西禁止怕歉今後

不許交結木邦指稱孟艮擅自過江與緬甸孟密
讐殺自取誅剿一道孟艮木邦罕烈念乃祖父世
守邊方姑免其罪令其自守疆界保守官職今後
不許交通孟養爭奪孟密緬甸地方亦不許黨助
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及殺害孟璉孟定越境生事
自取滅亡如此則天威咫尺尤愈於鈇鉞之誅國
法嚴明足示乎專殺之罪恩威兼濟夷酋殘暴者
知所懲創矣再照孟密安撫司土舍思真以一勍
敵衆二兇強保全邊境有功甚大相應賞勵緬甸

宣慰司土舍莽啓歲以祖効忠結佤孟養殺虜殆
盡得禍極慘相應扶植隴川宣慰司土舍多忝枝
強爭官舉家受害衙門久廢應與復管孟定府土
舍罕忽被逐已久先世有功署守此府應與復舊
但委官各稱莽啓歲孱弱欲將緬甸宣慰司印信
勑書金牌等項送永昌府收候及稱多忝避居偏
定仍將隴川宣撫司印信行委指揮署掌又據罕
烈邪謀妄稱孟定原不係府欲要革去府名合無
恩施寡弱俱加振拔比照近奉恩例思直莽啓歲

准其襲職多忝罕忽授以冠帶布政司備去劄付四道一道行令思真固守邊疆賊至則敵賊去則止不許恃強啓釁緬甸孤立照舊互相保管不許因而侵占一道行令莽啓歲囬還緬甸一道行令多忝囬還隴川各要招復夷民閫猛百姓協力保管地方如果力能管理地方寧靖請即申報差官賚送勅印等項交付掌管一道行令罕忽囬還孟定府將原管地方百姓照舊管理先年以麓川之亂雖失府印今宜守編戶之制仍存府名如此則

土舍家恩而部屬之夷民知所歸附寡弱得助而覬望之兇强亦自消沮勸懲兩得夷酋効順者知所激勵矣及照蠻莫孟毋十三處地方先年兵部會官議奏以為撥軍輪守非惟煙瘴不勝亦於國體有碍責令木邦撥人住守然以地里相去甚遠撥人住守則人又重遷而其本處土人生長子孫近隷孟密相為管食故木邦每動干戈以此為辭今三司官初議欲就於孟密管理加徵差發銀一千兩而委官議處又恐木邦不忿欲將孟密木邦

孟養三處夷人省令各明本土榜諭騰衝流寓漢民有能召募千名者授以百夫長三千名者授以千夫長設立衙門請名鑄印而議者或謂試可乃行或謂可立衙門則前人當先爲之欲令騰衝指揮使司帶管前項地方徵納差發銀兩臣竊謂流寓漢民是亦往來煙瘴貨販之徒豈足爲千百夫長以制土夷而況土著皆爲孟密夷人就使不敢生變卽省令得夫果誰應募以足千百之數騰衝司去蠻莫等處尚隔干崖宣撫司衙門數百餘

里若使名雖帶管縣衙實則仍屬孟密又豈不反起木邦之爭夫以尺地莫非王土分屬出自朝廷若謂此地去木邦相遠豈若就近以屬孟密名正言順罕烈亦何敢言也況不屬木邦蓋已有年今罕烈亦云見係思直管候我先已有退狀則自知已之不能管而無吝心於爭矣委官又云見係思真勇思文陶猛思撒等住守則亦知衙門之不能設而徒爲是虛言矣合無仍依三司官初議就與孟密管理加徽差發此其說似可行之久遠而足

以息爭也但擺木邦原管孟乃等七處陶猛別閭
等先年不聽罕烈調遣曾經撫順尋復叛去思真
固無爭占情由然與住近結親合無行令思真省
諭別閭等仍歸罕烈毋致誘引附已雖讐我則讐
夷民難強而於其起𠺕處之當如是也至如隴川
戞隴宜復宣撫司治而委官議處亦欲招軍設禦
及擺騰衝司千百戶孟鎮等願調彼處操守又稱
煙瘴甚大春夏秋三時難以棲止則非徒無益而
有害所議設禦招軍亦不可行也以至南牙山閟

既有南甸宣撫司夷人把守而委官又擬致仕序
班管銓之言欲設巡檢司於騰衝百戶內銓選巡
檢於土民內選充等其則徒為多事而無益所議
巡檢司亦不必設也臣等切惟欲安中國必先治
外夷若作家室必先勤垣墉垣墉懼其壞也必塗
茨而後固外夷懼其亂也必處置而後安故以諸
夷相殺似為中國之利然又懼其浸強適為中國
之害將欲防微而杜漸故茲假法以示恩所擬原
差貴文千戶周憲曹輔別無扶同誤事情弊應免

追究外委官知府嚴時泰通判殷相周昆指揮馮
鳴鳳王訓張淮樊泰不避艱險而深入瘴鄉宣布
恩威而不爭綸命用諧犬羊之性可方汗馬之勞
千崖宣撫司刀怕落因委用以自奮知感激以効
忠撫退夷兵解息邊患守巡王汝舟僉事王敘唐
胄都指揮劉章親詣夷方圖惟邊務集兵粮以振
先聲督撫廢而收後効三司掌印官已經陞照徐
璘李潤方仲用集衆思共成王事解諸夷之結禍
了積案之遲辭豈徒議論均著勤勞臣等恭承明

詔莫敢或違撫處亂夷幸茲復靖蓋其類凡有八種其情非止一端譯彼侏儷愈見語長而意晦明乃順逆敢云慮遠而說詳爰協同謀上塵天聽如蒙軫念外夷以安中國乞勅兵部再加從長議處期在經久可行鑒麓川之不遠置邊徼於無慮地方軍民不勝幸甚奏上兵部尚書王時中請俯從其議及照杜唐沐紹勛歐陽重用協群謀督委官而親抵夷方撫處周詳格諸酋而咸歸王化上紓皇上南顧之憂下除邊方久積之禍伏望降勅奬勵

以彰其忠

上乃詔雲南地方緬甸木邦隴川孟容孟璉孟定等處土夷節因忿爭讐殺士民受害致勞官司撫處征調數十餘年不得寧帖既該鎮守總兵巡撫官督委司府衛所等官撫處停當恩威兼盡你部曩又叅詳明白思倫罕烈既能畏威效順俱准贖罪多鮮罪逆尤重但遠夷不足深較今既悔悟自新也都免究罕烈原備方物許令進貢孟養被擄陶猛准其令量照土俗發落仍寫勑一道戒飭思倫罕

列令其謹守疆界以圖保全不許越境生事自取
誅滅思貞敵鄉兇強保全境土鎮巡官支給官錢
買辦花紅綵幣優加賞勵緬甸土舍恭啓歲既遭
慘禍着厚加存恤扶植俾不失宗祀仍照近例并
思真俱准襲職隴川孟定土舍多參罕忽各授以
冠帶布政司仍各給劄付行令固守封疆各歸本
土招復夷民保管地方其餘議處事宜并蠻莫孟
乃等處夷情都依擬處置曹輔等既審無別情免
究嚴時泰吏部擢用通判指揮等官鎮巡官酌量

勤勞多寡各加獎勸有奇功的指實另行具奏三司官員王汝舟等該部記着應擢用的遇缺舉用鎮守巡撫官先因地方賊情已各有陞賞了自是大廢之後各夷咸畏保守境土朝貢如常四十年來雖間有讐殺亦無如前劇甚者迄今滇南邊鄙少息云其俗瀕江為竹樓以居一日數浴盂餐性頗淨額止刺一旗為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鼓而間以銅鐃銅鼓拍扳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以為樂對男子則文身髡髮摘髭鬚修眉睫婦人

則上衣白衣下圍桶裙耳帶大金圈手貫象牙鐲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差徭之類皆倸之

木邦

其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即為宣慰者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化居高樓部屬見之地有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

老撾

酋長出入乘平轎或騎象富人和白檀麝香當歸薑黃末塗於身面以為奇事佛敬僧有大事則抱佛說誓質決於僧

緬甸

見客把手為禮

八百

境內甚熱四時皆蠶染五色絲織土錦充貢

干崖

其

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雞卵五七籠爲聘禮（南甸）卜以雞骨病不服藥務祭鬼劉木爲棺植一樹識墳（鎮康）交易用金銀或五日十日一集旦婦集日中男集更代爲市（者樂甸）亦有跣足衣皮者（芒市）刀耕火種者（騰衝）其餘大略相似山川曰兒窟（孟養境極險隘）曰蒙樂（者樂甸有毒泉人畜飲之即死）曰金沙江（緬甸）其產琥珀諭石金響錫銅犀象碧填馬（矮小如騾）豪猪竹鼬（大如兔肥可食）螻（巨蟒有四足鱗可解諸毒）蟒膽（亦可解毒）木香沉香乳香西木香白檀香安息香香櫞香橙橄欖芋蔗藤羊桃（味酸甜）藤果（狀如荔枝）

味酸濮竹其節甚長垂絲竹枝葉軟弱下垂芭蕉開花結實味甘可食大藥實大如斗者味極甘美鮮子如棗味酸紫膠白蓮花椰子樹椒樹頭酒樹類櫻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罐懸其實下劃實汁流於罐以為酒汁亦可熬白糖石油石縫流出臭惡色黑可搽毒瘡白氎布兜羅綿鹽孔雀吽雞晝夜作時而鳴

按夷人土官川貴陝廣各處有之俱不見載而獨具曰夷者蓋省地土官與中國錯居而此則在遐徼自為一天者況是錄本為皇華轍跡之

考而百夷乃

詔使常蒞其域者故附著焉要之雲南昔皆要荒異

境故不沾文教而百夷又在省外則其狙獷之

性陰僻之習要非可以尋常戎狄視也至於我

朝經畧之後省內郡縣阜厚殷富盡爲樂土且文物

炳蔚與中州侔而外之百夷亦怗然聽命各守

藩度此我

祖宗天威神畧丕誕無極而沐黔寧綏輯勞來恩威

並施教化大行其功亦不可誣也自是子孫鎮

襲世守其職累德積威二百年來夷酋無敢顛
越者信爲南邦之喬木也若夫唐末藩鎮勢重
不叐亦當謹其漸云
按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
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
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
也逮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
而五臟盡乃知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
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惟欲食

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必或不嚴則鬼變為禽獸飛虫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殊域周咨録卷之十

西北夷考引

家君司右諫時緝殊域周咨録共二十四卷門人汪氏輩先刻九卷皆東南夷事其西北夷十五卷未暇刻也漸謂

國家内順外威四夷來王自尭舜以來盛莫與京而列沓之狼吞虎噬足為疆埸痡毒我所當儆戒者南倭北虜而已備倭方畧前刻已詳而制虜勝策二百年間臣工建白

廟堂裁定鑒鑒可行者寧不廣布寰宇以爲有志籌

邉者之一助乎且家君此書原爲奉命殊域職掌

所係耳自景泰中

英皇返狩之後星軺久絶於沙漠矣而九圍戎政如

兵食功罪凡當清剛則省中諸臣每捧綸音而往

焉雖不身入胡地而要皆爲防胡計也嘉請末

代藩諸宗與大同郡邑生隙至於圍逼督府抗拒

按院交章請勘而家君欽承

璽書驅馳雲中咨訪所得有可稗益兵樞消氛瀚海

者條疏欲上竟以遭謫中止今置篋中塵可掬也其視諸臣之侃侃建白悉見施爲者何如哉莫非職事而得行與否有可慨焉則是録也寧可不出之以爲有志籌邊者之一助乎漸乃與汪允等再爲檢校俾成全書不惟夷戎蠻狄其詭秘情狀畢露無遺而運機決畫以輔

有道之盛守在四夷者亦或取二三策不鄙其陋也敢并識之男巖其漸頓首書